

## 微微閃動的星芒 主線劇情3-2

亞維有交筆友的習慣。

多數的筆友是麻瓜，在他寫完招呼後再請莉穆伊或瑪雅寫下不同國家的地址寄出，從開始到現在持續了約莫九年，他也從中學到了不少，好比不同國家的語言以及麻瓜世界的新科技。少數魔法世界的筆友——比如赫夫帕夫的東榭、德姆蘭的LF與波巴洞的鳥小姐——則是在入學後由貓頭鷹隨機寄出信件而相識(當然他寄出去的量遠大於此，他猜測也許是因為巫師的戒心較重一些)。

噢，還有明明是藉由一般信件認識，卻意外在霍格華茲相識的M.Y。明明已經過了三年，但想起與夜久先生相認的過程，亞維還是會忍不住笑出聲來。那樣的經驗也讓他格外期待三巫鬥法時與即將到來的鳥小姐相見，事實上，第一次的會面也並沒有讓他失望；他們相談甚歡，甚至約好了之後幾週一次的午茶時光。

筆友之於亞維都是非常重要的朋友，而其中最為特別的便是鳥小姐。

他與鳥小姐年齡相仿，最開始認識的時候是在一年級開學不久後。那時候的鳥小姐天真爛漫，儼然是被保護得很好的小公主，或許是家族教育的緣故，言詞中帶了點純真的殘忍。當然了，亞維並不覺得這樣有什麼不好，在他的觀念中女孩子就是要疼寵的，如果可以，他希望這個女孩永遠都是這樣單純直率。

然而下一年對方便遭逢巨大變故，斷訊一年後再次聯繫上的小女孩像是一瞬間長大了，她變得更加成熟圓滑、明白世事，撒嬌的次數銳減到令亞維心疼的地步。或許是移情的心理作用，他對鳥小姐更加地好了，回信的速度越來越快，希望對方能夠依靠自己、能夠因為他們「素未謀面」而吐露心裡最為壓抑的痛苦。

再然後便是……休斯家變。

亞維有些煩躁的做出轉筆的動作，一個使力羽毛筆便嘲諷般地從手中飛了出去。驚覺自己拿著的不是鉛筆和原子筆的同時也明白自己完全看不下書，他索性使了個飄符咒把筆撿回，收拾好手邊的東西，然後慢慢走到與鳥小姐約好的地點。

中庭已經有人坐在那兒了。亞維定睛一看，那是個有著漂亮的淺棕色長捲髮的女孩，在後腦勺紮了個俐落的高馬尾辮，聽到腳步聲後很是警覺地望了過來。

「亞維？」烏小姐——亞微斯有些遲疑地喊了一聲。

「亞微斯？」亞維訝異地回應。

「怎麼這麼早？！」這次倒是異口同聲了，他們對視一眼，哈哈地笑起來。亞微斯拿起未使用的茶杯，倒滿茶水後放到隔壁的位子上，亞維則是順勢坐下。

「已經靠近第三項挑戰開始的時間，大家都在複習，但我實在太期待跟你見面啦，就先跑過來了。」亞微斯見亞維坐了下來，順著方才的話題說道。她俏皮地吐了吐舌頭，亞維聞言不禁微微一笑。

他和亞微斯實在太像了。陽光下的亞微斯看起來相當開朗，倒像是亞維對亞微斯的第一印象那樣天真爛漫。這樣柔軟的女孩兒怎麼承受得住生命的重量呢？他這麼想著，左手忍不住輕輕地拍了拍對方的頭。

「……？」莫名得到一個小動物式的拍頭，亞微斯先是有些茫然，隨即鼓起臉抗議。「亞維又把我當小孩兒。別忘了，真論起出生日期，我可是比你還大一些的喔。」

「哎，都怪亞微斯太可愛、太可愛了。」亞維像女孩子一般捧著臉，搖著頭誇張地說道。

明明知道對方只是在開玩笑，亞微斯聞言還是不自覺地臉紅了。

「亞維也很可愛呀。」比真正的女孩子還要可愛。她暗忖。

「這可是努力了一個暑假的成果。」亞維哼哼兩聲，甩了甩他那一頭柔順亮麗的金髮，「學化妝、學穿搭，噢，還有魔藥……為了調出這個髮色都快變成色盲啦。」

「亞維……」亞微斯欲言又止：「形象、形象。」

亞維正想回「形象是什麼能吃嗎」，又想起自己確實該保有那所謂的的形象。他咳了咳，端正地做好，優雅地捧起茶杯啜一口茶。

「……真是位優雅的女性呢……」看著亞維的變化，亞微斯不禁低聲說道。

亞維聽見亞微斯的低語登時一怔，隨即笑了開來。他一一細數起瑪雅的一切。

「是的，大家都知道休斯家的大家閨秀，聰慧又有能力，溫柔婉約，長得又漂亮……」

亞微斯輕輕蹙起眉頭。

正如同亞維熟知亞微斯的性格一般，亞微斯對亞維也是相當熟悉的——她單純，但並不笨，在經過那一年的歷練、遇到更多人之後，看得更加明白。無論是純正的倫敦英腔<sup>1</sup>，亦或是偶爾調皮偶爾優雅的姿態，甚至是衣著打扮，都並非亞維原來的樣子。她知道的亞維應該是更加男孩子氣的、大而化之的，從用字遣詞中得以看出他的教養和禮貌，卻不會被人以框架約束。

現在她所看到的亞維儼然是在模仿誰——至於是誰，答案再清楚不過。

---

<sup>1</sup> 一般華語講得標準的人即使同時學習英文，講英文時仍會帶有一些口音，反之亦然。

亞微斯在最初接到信並得知休斯家變時是非常震驚的，同時她也感到悲傷。她明白生命有多脆弱，也知道生命的重量有多沈。事實上這是她第一次提起瑪雅。初見時她隻字不提休斯，只怕揭開亞維的傷痍。然而經過幾個月的談天和觀察，一些發現卻令她越發地難過。

「亞微斯？」亞維注意到亞微斯的表情便停了下來，他有些困惑地望著她。「妳在……傷心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亞微斯沒有隱瞞自己的心思，點點頭道。

「為什麼呢？因為我打扮成這樣嗎？」亞維歪了歪頭，從他們這次的話題中挑了一個最有可能、也最多人詢問的原因猜道。

亞微斯搖頭。

「那是為什麼呢？」

亞微斯沈默了一會兒。她不想干涉亞維，但又希望對方可以解脫，猶豫了一會兒，終是緩緩地問了出口：「亞維，你有沒有想過，你打扮成瑪雅的初衷是什麼呢？」

「初衷……？」亞維沒料到亞微斯會問出這樣的問題，愣愣地重複了一次。他想了半晌，茫然地摸著泛著一絲疼痛的左胸，搖搖頭道：「……我不知道。但我覺得這樣子就好像瑪雅還在一樣，感覺會好受許多。」

「可是亞維，」亞微斯定定地看著他，「你在哭呀。」

亞維吃了一驚，連忙摸摸眼角，乾的。

「不，我沒有，你瞧。」

亞微斯輕輕撫過亞維的眼尾，溫柔而悲傷地說道：「我看到你的眼淚了呀……」

傷口未曾痊癒，你又自虐似的對於關於瑪雅的事情侃侃而談、一絲不苟地扮演瑪雅，這樣自欺欺人地說著不痛了，一邊用刀子把傷口劃得血肉模糊，怎麼能不疼得掉淚？

亞維愣愣地回望著亞微斯清澈的雙眸，其中竟是反映著在雨中嚎啕大哭的自己。他眼角一澀，一時之間再說不出否定的話，最後只能捂住臉，苦笑著嘆了口氣。

肯恩和艾德蒙說得沒錯，他真是個膽小鬼。

To Be Continued...